

编者按:进入初冬,天凉,暖气没来,大家都缩手缩脚地冷。然而,我们的心依然很热,我们对一些人、有些事牵肠挂肚,我们决定说出来,说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包涵。

记得雨果说过:“人的两只耳朵,一只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听到魔鬼的声音。”可能我们的声音介乎二者之间。表面上,大家的生活很热闹,其实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我们想叫醒其中一些人。

整版不成熟的文字,传递的是我们的思考,不成熟可能是一种乐趣,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乐一下,同时沉思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

给活跃的一小撮

赵 忱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一部杂文集的名字:“活跃的一小撮”,是我为一帮子整天晃悠在我们眼前、耳边的名人起的“雅号”。显然,我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今天,忍不住在沉默中爆发一下,希望不至于把自己爆破。

作家魏巍曾经问过:谁是最可爱的人?读过那篇文章的人都知道,最可爱的人是志愿军战士;假如魏巍健在,我希望他这样问:谁是最活跃的人?因为我能告诉他几个:成龙、赵本山、张艺谋、郭德纲、周立波、于丹、芙蓉姐姐和凤姐。

成龙的功夫、赵本山的幽默、张艺谋的执著、郭德纲的机灵、于丹的才学、芙蓉姐姐连同凤姐的勇气,都是我所佩服的,他们造的新闻多、拍的戏多、抖的包袱多、代的言多、做的报告多、吹的牛多,都很了不起,可是,我真是有点儿不喜欢他们了,尤其不喜欢老是请他们出镜、逼他们发言、给他们机会的幕后操手——无论是媒体人还是经纪人或是投资人。君不见,今时今日,他们的脸有荣为“国脸”的危险,他们的谈吐有荣为“国学”的危险。

道理很简单:中国是大中国,

学生时代写作文,往往会有这样的题目:“假如我是……”工作以后,也会有所谓的企业文化,让员工上台演讲:“假如我是……”现在,请允许我cosplay一把:“假如我是离我们单位很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我会像捧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导演或演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发表感言:“感谢《徐帆》、《刘亦菲》,感谢‘羊羔体’,感谢车延高,正是你们,才使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了鲁迅文学奖……”

笔者是个文学中年(哎,不好意思,《出名要趁早》,没赶上),所以不但知道鲁迅文学奖,还知道实际上国内是有很多文学奖的。让我像变魔术一样“秀”给你看,就像相声《报菜名》一样,并注明“据不完全统计”:国家级或曰全国性的,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按地域分,北京有老舍文学奖,山西有赵树理文学奖等;按文学门类分,有曹禺戏剧文学奖、冰心散文奖、郭沫若诗歌散文奖、姚雪垠长篇小说奖等;面向青年作家的,有冯牧文学奖、春天天文学奖等;各文学期刊有各自的奖,人民文学奖、大家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还有庄重文文学奖、文学传媒大奖、红楼梦文学奖等等。哦,对了,王朔小说《顽主》里还有个“三T文学奖”。够多的吧!

可是,除了专业人士和像我这样被斥为“有病”的文学爱好者,有几个人知道这些文学奖呢?文学奖为何风光不再、没落至此?

在当今这个时代,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的纯文学作品是一件奢侈的事。现实的工作、生活让人们无暇他顾。网络、影视乃至KTV,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满足着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记得2000年世纪之交,谈到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21世纪将是影像的世纪。教授的话说对了一半。这话也可以这么说:21世纪将是网络的世纪。这话也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因为21世纪才开始10年,谁也不知道未来的90年会发生什么变化,就像陈教授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当上中文系主

任一样。猜到了开头,往往猜不到结局。不过文学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是不争的事实。这从我们单位大楼地下二层可窥一斑:我们单位和几家文学杂志社同处一栋楼,大楼地下二层,常年堆满了那些文学期刊,库存积压,委身灰尘。一腔幽怨对谁诉,不如相忘于江湖,依稀春梦了无痕。“我们十年前——比你阔得多啦”,十几二十年前,这些文学期刊可是抢手货啊。现在呢?就拿这届鲁迅文学奖来说,获奖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国家订单》、《手铐上的蓝花花》、《前面就是麦季》、《琴断口》,短篇小说《伴宴》、《老弟的盛宴》、《放生羊》、《茨菰》、《海军往事》,又有多少人听说过、读过呢?中短篇小说尚且如此,何况篇幅更长的长篇小说!最近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暗算》,读过的人请举手。怎么都不举?哦,原来都正忙着点击鼠标、还房贷、挤930路公共汽车呢。

除了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外,文学奖的风光不再,也有文学奖内部的原因。据笔者所闻,一是作品之外的一些东西影响文学评奖。领导打招呼,作者公关,地域平衡,杂志、出版社平衡等等,使得文学奖的公平、公正、公开受到影响,权威性、公信力下降。二是评奖本身。俗话说,武无第二,文无第一。文学评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男孩看见野玫瑰,女人的心事你别猜。以至于,每次都有遗憾之憾,例如《古船》、《许三卖血记》、《水乳大地》等与茅盾文学奖的擦肩而过。文学奖选出的肯定是一个时期的优秀之作,但它们未必就会成为传世经典。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例如,英国布克奖的《午夜之子》、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桤木王》、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好人难寻》。当然,托尔斯泰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丝毫无损他的伟大。三是文学奖宣传亦作如是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奖变成了圈内人的自话自说,自娱自乐,远不如那些电影奖、电视奖热闹。所以,文学奖不妨来点“娱乐精神”,以扩大影响,进而让人们亲近书香。

产业带来过误导:让人误以为哪里都需要并且适合大型实景演出。这都算过去的事情了,没必要过分追究。过去我其实挺喜欢张艺谋的,只是没有巩俐喜欢的多。我觉得张艺谋是真的有才华,特别会营造唯美的画面,本人还一直质朴、随和。但近来想起张艺谋,想起他的新作,我深感惋惜,大为不解,我不明白弄出过那么震撼的奥运会开幕式的张导怎么会愿意并且能够演出那么难看的《三枪拍案惊奇》和连纯情都勉强的《山楂树之恋》。我猜想张艺谋是累坏了,想要借助通俗以及纯情的故事回归自然,却不知不觉迷了路,还强调夺理,硬说“山楂树”好得很。

我觉得郭德纲其实没有那么俗。郭德纲只是有点狂妄,还有点冤,大家给了他狂妄的机会,长期惯着他,直至惯坏他,然后把俗字套在了他的头上。我记得北京有家媒体曾经几乎天天放郭德纲,一度险些成为郭德纲的御用媒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晓得有没有因此提高收视率。眼下,当年异军突起的德云社风雨飘摇了起来,反倒让人心疼。我几乎不需要听相声,我自言自语就能笑得够呛,但是,我很喜欢马三立先生。我相信并祝愿郭德纲能好自为之。

我实在讨厌周立波,如果必须在周立波与郭德纲之间二选一,我想我会选郭德纲。周立波的做法、周立波的言谈、周立波的相貌,被认为都很海派,如果这就是海派,那我宁愿选择巧克力派、苹果派。周立波与关栋天的纠纷,让人嗅得到无情无义的冷酷,无论是谁非,都糟糕得很。据说周立波将要新婚,这是人家的私事,不能妄言,只能斗胆猜测,这姻缘恐怕也是名声大振带来的福利。对喜爱周立波的人,我不得不说抱歉。如果日后有机会了解真实的周立波,从而发现自己的错误,我会直接跟周立波道歉。

我希望我不曾亲自听到过于丹的演讲。于丹每次讲话都是演讲,尽管她很会深入浅出,很能入情人理,我还是听得难受。于丹所言大部分未必不好,不好的是什么都说,对什么人都说,有人起哄架秧子,她也不客气,四处做“酵母”,结果是,哪里有于丹,哪里就肿

曲声渐歇,随即是几秒钟寂静。此时,乐队正情绪饱满地酝酿下一乐章的演奏,忽然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略带犹豫和观望,继而掌声大作,遗憾的是,掌声很快被再次响起的乐声打断,原来这并非乐曲的尾声,只是乐章之间的停顿而已。

就是这场交响音乐会的节目单上,用显著字样注明:乐章之间虽然音乐停顿,但意境并未中断,请不要在乐章之间鼓掌。不幸的是,是乐章之间的鼓掌,这一被乐师视为可厌的干扰,每天都在不同地方重复上演。

原因之一是观众没经验,不懂规矩,恐怕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对作品的生疏影响了观众的判断,遇到停顿便误以为该曲已演奏完毕。他们对交响乐的懵懂,很像《建国大业》热映时,相当一部分人既不知道是谁演的,也不知道演的是谁。

如果要问,欣赏交响乐时,胡乱鼓掌和吃煎饼哪个危害更大?答案显然是前者,吃煎饼飘出的面饼、鸡蛋、香菜的混合味道和咀嚼声只会让周遭之人侧目,而乐章之间持续十几二十秒的鼓掌不仅让乐队心神不宁,演奏难以继续,连指挥也会被气得室颤。难

在一次艺术活动的闲暇中,一位文艺界的长者谈到现在国内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现在的年轻人都太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说白了,也就是物质方面的追求,这些世俗的话题似乎比艺术本身更能让他们激情澎湃。

确如其言,“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正被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们所默许。笔者就曾看过一部自称“爆笑喜剧”的话剧,其内容不着边际,艺术品质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演出结束,编剧对笔者说:“我也觉得这出戏挺挺的,因为剧本没有用心写,而且编排也很仓促。但是这样做,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很快出作品,这才能赚到钱啊!你看,观众看得不是挺乐呵的吗?”对于笔者对这出粗制滥造的戏未来的发展以及票房的担心,编剧摸着脑袋,不紧不慢地说:“别担心,我做这出戏就是玩玩,投入不大,挣了收工。大家看烦了这出戏,下出戏马上又上了。要是一点一点地

胀。幸亏于丹总是积极向上的,排队买《于丹(论语)心得》的现象因此也算是正常。给予丹的建议是,要把握好自己出镜出场节奏,否则你讲得越多人家越烦。也许于丹教授的社会责任感过于强了,有点像赵本山,担心自己不演小品,别人就没法子快乐。

我一想到芙蓉姐姐就想笑,凤姐我连想都不想。某次我在机场遇见芙蓉姐姐,起初没想起来是谁,只觉得此人怪异且好玩。随即反应了过来,那姐姐撅着胖嘴生着小气,身后跟着个貌似郭敬明的男孩,估计是姐姐的助理。她不是芙蓉姐姐还有谁是!候机的时候我闲着没事,发个短信给小友,说:我看见芙蓉姐姐啦。小友回信说:快回来吧,有点不吉利啊。笑得我差点死掉。连芙蓉姐姐都能火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我可真是看不明白。芙蓉姐姐只能在网络中蹿红,她本人可能会觉得委屈,我却觉得这说明这个时代还是有有效的。

以上诸位,都很火,都很红,都很出色,都很上镜。我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家,不仅不厚道,而且于我本人还没好处。可是我没有坏心眼儿,我只是觉得中国很大,人很多,问题也很多,媒体不应热衷于媒体紧跟这活跃的一小撮,而小众遮蔽大众,把娱乐当做主流社会生活。不信咱集体过几天看不见活跃的一小撮的日子试试,看看到底是谁过不好。沉默的大多数是可以继续沉默的,活跃的一小撮恐怕会有些寂寞。

现在能鼓掌吗

胡 芳

怪常有不耐烦的指挥急促转身,朝鼓掌正欢的观众示意安静,那表情和手势都作鄙夷状;这是音乐厅,不是戏园子。

不是所有自以为礼貌的表达,都是货真价实的彬彬有礼。

懂事是一种宝贵的品质,真是放之四海皆准。要成为一个不失水准的观众,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该安静,的确是个问题。即使交响乐是舶来品,对专业知识欠缺的观众来说,乐章结束和乐曲结束总归不难判断,但凡乐队没有起立,指挥没有转身致意,心中纵有千只鸭子躁动不安,也要暂且按捺,俟一曲终了,再搞鸭子大游行也不迟。

规矩总是因时因地而异,鼓掌也是。从音乐厅转移到戏园子,乾坤大有不同。看戏讲究开场,底下叫得越欢,台上演得越起劲。您要是非要在这儿冒充大家闺秀含羞端坐,嘴角保持上扬30度的美丽姿势,连演员都会觉得索然无趣进而影响表演。相声演员尤甚,他们每说到精彩桥段,就会突然停下来,等观众集体发出长长的一声“噫——”继而鼓掌叫好,聒噪而豪放的表情

抠一出戏,哪挣得着钱啊!”

无独有偶,笔者近日看了一台综合性文艺晚会。一路看下来发觉,晚会中所有舞蹈的动作都很相像,唯一能区分这些舞蹈的方法就是看服装,实在令人疑惑不解。后来,还是该晚会的副导演悄悄告诉笔者,舞蹈编导为了

省事,就按照自己或他人现成舞蹈作品的VCD编排晚会舞蹈。为了不被他人看出破绽,他同时看了好几部舞蹈作品,然后把这些现有舞蹈作品的舞蹈动作打碎了再重组,或者把这个舞蹈的动作安在那个舞蹈上。因为晚会中的每个舞蹈作品的演出服装都不相同,所以舞蹈编导并不担心观众会看混。如此,几个全新的舞蹈作品很快就诞生了,整整一晚晚会的舞蹈节目就有了。面对笔者的质疑,副导演却“正色”道,这样

编排才“出活”,才能速战速决,更能获利。

就这样,在讲究效率与利润的时代,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们也不甘示弱地跳上了“欲望号”快车,纷纷开始跑文化的“场”,当文化的“包工头”,很少再有人能静下心来,为创作一部好作品去坐“冷板凳”。

笔者想,可能一个从事艺术工作者的人一开始走进这个行业的目的并不就是为了挣钱,或许大多数人都是在现实生活的面前一点点丢掉了自己天真浪漫的艺术梦想。但是前车可鉴,回想古琴名家管平湖要不是淡薄世俗、静心操琴,怎能奏出令人称赞的琴曲《流水》;众所周知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若不是痴情于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生活了近60年,怎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只有心灵纯净的人才能创造出赏心悦目的好作品,才能成为长期被人们喜爱的艺术家。

“很想问问,假如你也在300多万人的关注下,你会怎样写微博?”10月27日凌晨,以341万“粉丝”领跑某微博人气榜的著名演员姚晨抛出了此问题,尽管已是灯熄人静之时,依然引起上千网友的回应。在微博这个互动更加便捷、关注更加直接、传播更加迅速的交流平台,文艺名人们在高度地被关注下,不得不对自己的发言方式和内容进行重新审视。

在文艺名人踏入微博接受“粉丝”围观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微时代”的语境之中。由于文艺名人本身所具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较快地在微博上聚拢人气,如果再加上博主本人勤于书写、乐于交流,很容易在上万网友的哄抬之下形成一片自己的阵地。于是乎,在大量文艺名人涌入微博的队伍里,有人晒行程、有人晒照片、有人组织有奖问答、有人调侃圈内好友……当然还有众多的公关公司和代理公司混入其中,通过给文艺名人制造“伪粉丝”的营销手段,牟取自己关切的利益。

然而,在许多名人们怀着商业目的在微博上推销自己的同时,另一种声音却从未消失。在近期热议的许多社会话题中,微博的转发和讨论往往使这些话题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公平和正义也在这种条件下得到了更多的呼吁。于是有人回过头来就在质疑,那些拥有众多“粉丝”资源的文化名人,为什么从来不在乎这些社会话题、从来不关心别人的安危和生存状况,只是一味地沉溺在自己的小天地中?

这样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微博世界中的文艺名人因为其极高的关注度,已经具备了作为“意见领袖”的基础。“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概念源自传播学,并非一个好听的名誉,而是一种责任。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通过调查表明,大众传播

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而是要经由“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形成两级传播。因此,文化名人在许多话题的传播中显示出了十分强大的作用力,他们的转发和评论,可能会使一件不为人知的恶性事件变得天下皆知,使一个被忽略的弱势群体得到更多人的关心帮助。因此,“微时代”的文化名人让人多了一份期待,而他们在某些议题中的失语也更令关注他们的普通人感到失望。

固然,选择怎样发表言论、怎样与“粉丝”交流、怎样经营自己的“微世界”,每个文化名人都有自己的自主权,我们不能因为媒介的转变而对其苛责太多。然而,选择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样一个民意场,依旧能够看出一个名人在社会担当上的真实底色。前天,知名作家郑渊洁在其微博上公布了他的“见证蓝天”计划,即从10月22日开始每天从北京拍摄一张天空标准照,计划拍摄一年,用例证来表示对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蓝天数量”的质疑。作为领衔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人,郑渊洁的微博却一直将视角落在对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的关切和对民生话题的讨论上。他关注的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版权维护等话题常常能够引起众多网友的响应,甚至成为各大媒体报道中的新闻。而这些社会话题的表达和交流,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新鲜并有意

义的素材。

微博这个平台仍然在膨胀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名人加入进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利益可以被捞取。“微博社会”的成熟期还没有到来。有人为明星的烧伤要死要活,却很少有人关心那些因为烧伤,却无法医治的普通人。因而,我们更期待那些文化名人们能多一些社会责任、多关心一下他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形象,实际上就取决于指下的键盘、心中的声音,这样的形象强过吹捧谬赞之声、强过可观的“粉丝”数量、强过以任何公关方式获得的认同感。

情色不单是尴尬话题

刘 森

“换位思考,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在剧场里看到这样的表演吗?”日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在某个戏剧讲座中拍案而起,让他怒目横眉的是某些戏剧作品中即将与色情海天一色的桥段。

爱情和死亡,是艺术作品永恒的命题。有情之人心心相惜之后,难免柔情蜜意、巫山云雨,这也是艺术作品中经常被表现的段落。只是,中国人向来含蓄,对于这“人之大欲”的描写往往是一笔带过,如果实在绕不过去,也是重写意、轻写实,于是就有了那些相携入帐、红烛并蒂的经典定格。

其实,情色不单单是个有些尴尬的话题,更是个绝对能够吸引眼球的卖点。相比戏剧片中的“保守”,电影人的胆子显得更大,步子迈得更开。

从1980年版《庐山恋》中张瑜在郭凯敏脸上的轻轻一吻,到1986年《芙蓉镇》中刘庆庆与姜文时长4分23秒的热吻,再到1987年《红高粱》里狂野不羁的原始表达,一直到2007年《色·戒》里赤裸裸的细致描摹,虽然这些冠以情色的电影一直都没有完全摆脱被删、被剪,甚至是被禁的命运,但票房成绩却往往高于相对纯洁的爱情片。

近两年,我们的戏剧人似乎也慢慢看出了些端倪,戏剧作品纷纷跃跃欲试地“情窦初开”。《你在红楼我在西游》专门聘请了以拍人体写真成名的汤加丽,在舞台上大跳钢管艳舞;《良宵》里饰演妓女的女主角着一袭黑色蕾丝性感内衣,

在大红色的床上搔首弄姿;《海鸥海鸥》中的阿尔卡金娜和特里果林更是玩起了激情三连拍——抽出皮带、推倒在地、激情澎湃;《准备》中一位女演员则当众脱掉上衣,半裸着进行表演……这个时候,家长必定会带着年幼的孩子悄然离场,而剧场里却一定会响起比谢幕时更加雷动的掌声,这掌声里通常还会夹杂着暧昧的笑声和不怀好意的口哨。在这样的掌声、笑声、哨声里,谁还会记得自己是置身于殿堂之中欣赏高雅的艺术?

还有一些戏剧人,他们没有在作品中打磨过球的勇气,就学习《寡村》打出第一部“少儿不宜电影”旗号的旁门左道,在海报、剧名上搞起了小名堂。《巧巧心》虽然描写的乞丐世界里的的是是非非,但似乎完全与剧情无关的演员们只用一块纸板遮体的海报却在网上疯狂;开了小剧场话剧刷网的《翠花》也不能免俗,大胆诱惑的海报就曾因为尺度问题被地铁广告栏婉拒。

“情窦初开”之后,大家恍然顿悟,原来技法不熟、用心不够、剧本不精、舞美不美、演员不靠谱,都不是问题。只要是以艺术之名,只要爱情还有那么一丁点若有若无的距离,就大可以将调情的语言再露骨点儿,诱惑的身段再大胆点儿,演员的衣服再穿少点儿,反正色情与情色的界限原本就不是黑白分明,反正戏剧的审查制度尚有空子可钻,反正追求另类感官刺激

的观众大有人在,票房什么的都是浮云了。